甌蠹燃犀錄

序

周官庶氏掌除毒蠱聖人所以重民命也其法一失於列國再湮於秦漢華佗治疾頗多蠱證又故秘其術不輕授人而造蠱者遂盛行於世如漢季之張角明之唐賽兒徐鴻儒其尤著者也顧或謂張角諸人乃以妖術惑衆奚知其爲蠱耶不知妖術惑衆毒蠱亦能惑衆也泛言之則爲妖術切言之則爲毒蠱也毒蠱隱形似鬼神變亂人之元氣妖術能外是乎是妖術卽毒蠱也知妖術卽毒蠱而治

法可施矣知治蠱之法即降妖之法而法愈無窮矣蓋毒蠱以害人爲喜以盜財爲能金蠶藥思天生之毒蠱也而妖人所造之蠱其種類尤繁後世人心愈漓爲術愈巧始猶盛於南徼近則延及中華考之古今方書俱有附載而人多習焉而不察光緒丁丑有妖人翦楮爲兵截人襟袖及髮或以五色印人肌肉南北喧傳咸以爲異余謂此乃中毒耳遇病者投以試蠱之法輒驗遂按周官庶氏所掌施之無不立效而人猶未之深信也迨施治日久痊者漸

多遠邇之求方者益衆余恐力不暇給爰次其治法著於篇顏之以敺蠱燃犀錄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此其小道之可觀者耶余雖爲之而弗泥或不見異於君子即以是傳諸世人質諸博雅亦庶幾不謂無稽之言而諒余濟世之苦心也夫

光緒十九年仲秋之月燃犀道人書

驅蠱燃犀錄凡例

一醫本小道開卷引用經史以冀取信備者非敢妄為附會

一伏讀御纂周易周禮諸書發明蠱字之義與治蠱之法極為精確敬錄御案與經文並重一尊經一崇聖也

一證治采自方書俚俗在所不免志存救世不徒工文識者諒之

一㕔盡隨方土所宜各有能者故不喜引用成方譬之詩文錄舊即非佳作呪語亦然至於藥性針灸諸穴自有專書茲不復衍

一此錄原為治病而作工妖術而不害人即可相安區區之意只在救人非尋覺也

一術士専恃符籙往往不靈此則純用藥物人人可

解且經典煌煌無須秘之

一目覩災黎不忍袖手摘奸發覆勢所必至妖人本自理屈余遂不憚詞煩諒非察見淵魚之比

一此錄注意在教匪之紙人紙馬即是造蠱之術苦心研究全從閱歷得來惜古人未有明言恐拘墟者疑爲杜撰

一醫案中字字皆實方能取信人勿疑爲弄筆炫奇幸甚幸甚

一說部中志奇志怪每有毒蠱而訛爲鬼狐卷末即人所習見者辨論數條采取未博不無挂漏

一近時猘犬甚多實爲毒風所感經驗良方載之附錄

祛蠱燃犀錄目錄

敺蠱燃犀錄

燃犀道人著

原蠱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王弼註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可以有爲其在此時矣

孔穎達正義蠱者有爲之時拔拯危難有事待能之時

者物既蠱壞須有事營爲所作之事非賢能不可

朱子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

御纂周易述義卦自泰變乾變巽而弱坤變艮而止不能事事故泰壞而成蠱今欲治之必反其道巽復乾艮綜震故元亨用乾也健以起其弱也利涉大川用震也動以振其止也先甲後甲兼用乾震也甲乾也乾納甲也先甲三日先乾三卦也先乾三卦爲震後乾三卦爲艮艮陽終則震陽始乾行不息也任天下之事者用其震動以符乾行

蠱變巽止之習則無蠱矣

敬按此論蠱卦之義與治蠱之道極爲精確用其震動以符乾行艮相以之治國艮醫以之治病其理同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朱子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御纂周易述義風之在天上與地上水上者皆行而無阻

山下有風則爲山所阻旋轉而不暢蟲者風之族也故風字從蟲風鬱則山木滯淫而蟲生蠱之象也飭蠱之君子以之振起其民養育其德民不振則風俗呰窳而有蠱振民者取風在下而振動山木之象德不育則人心惑亂而有蠱育德者取山在上而涵育風氣之象夫蠱之時百度未舉而獨先民德聖人施爲氣象亦可見矣

蘇氏易傳云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序卦

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

按此發明蠱卦之義尤爲盡致然則因病服藥幹蠱

之方也諱疾忌醫豢蠱之道也蠱成不治悔無及矣

周禮秋官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劉氏彝曰毒蠱病人非一種僅下士主之者蓋掌其方書治禁之法

御案害人之物莫酷於猛獸故首冥氏以攫噬莫之能避也蠱毒次之其發較遲而死傷則一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毒蠱蟲物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攻之謂燻之鄭司農云禬除也賈氏公彥曰攻說禬之去其神嘉草攻之去其身鄭氏鍔曰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皆謂其腐壞也毒物能腐壞人之心腑故謂之蠱大祝六祈有攻說皆以辭責神也此曰攻曰說又曰禬非六祈之所謂禬當讀如潰癰之潰謂以辭責之使其毒潰散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爲之又校次之劉氏彝曰凡敺蠱者隨其方土之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則令敺之已乃比其優劣

御案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敺蠱者則令之而比次其術之高下

禮記月令大儺旁磔

註様攘也厲鬼爲蠱將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桂氏

曰風動蟲生故磔狗止風以禦蠱

左傳成公十一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按晉侯夢見之鬼非必出於趙氏乃平素所為過當

元氣旣衰蠱鬼乘之託言趙氏所謂心虛生暗鬼也

今世此證甚多十三鬼穴皆其所伏不獨膏肓也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

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按晉侯乃晦淫惑疾非中蠱也故曰如蠱余常謂中

蠱則惑矣而惑於讒言惑於女色則心昏志亂倒行

逆施如中蠱然故凡暗中害人曰下蠱損人利己曰

報蠱攝取財物曰蠱盜挑唆起事曰蠱動皆此義也
中蠱則戕戕字亦有兩義其引爲同類結爲死黨亦
可云戕初非害之迨至謀逆不成聚而殲旃則其被
害更酷尙不如中蠱者之猶能施治也

史記封禪書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按伏祠卽取暑伏可以伏鬼之義

通鑑輯覽漢武帝征和二年巫蠱事起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

所不爲帝嘗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
不平遂苦忽忽善忘
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樸蠱鍾以
桃印以施門戶先臘一日大儺逐疫黃門唱侲子和曰窮
奇騰根共食蠱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
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
正字通挪敬曰彌牟欒止塗抹之義博雅樸大也猝也
廣韻鍾當也

按葷菜即大蒜能殺蠱今人猶混用之

說文蠱腹中蟲也梟桀死之鬼亦爲蠱

段氏曰中蟲皆讀去聲蟲食物也亦作蚛腹中蟲者謂

腹內中蟲食之毒也梟當作梟磔之借字也桀者磔之

古字也

後漢書華佗嘗行道見有病噎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

賣餅人蓱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

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謂曰客

車邊有物必是逆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上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按蓱水上浮萍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虀酸能伏蟲辛能殺蟲故皆治之

南史李道念病已五年丞相褚澄診之曰非冷非熱取蒜一升煑食吐出一物涎裹視之乃雞雛翅足俱全澄曰未盡也更吐之凡十二枚而愈

按此亦中毒蒜能吐蟲故效謂食白瀹雞子所致恐

求確

魏書靈徵志太和元年五月有狐魅截人髮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人髮人相驚恐至六月靈太后召諸截髮者鞭之於千秋門外

按截髮即蠱所爲捕之無蹤故訛爲狐魅召而鞭之亂政也人生此時不幸甚矣隨園隨筆未解其故以隨園之博識而猶未解宜世人之有言不信也至謂有蠶蛾喫人百十乃正始二年事連類記之隨園偶

快耳

北齊書武平四年正月有狐媚多截人髮

通鑑輯覽隋文帝十八年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刺史陁有婢事猫鬼能使之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陁所爲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陁夫婦皆賜死后爲之請於是免陁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獨孤陁傳陁婢徐阿尼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
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物
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
陁因謂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
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陁又於園中謂尼曰可令猫
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
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
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

靑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飑得罪乃詔誅被訟行猫鬼家

隋書志江南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

干寶謂之爲鬼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游道路中之則殞焉

楊愼云此俗移於滇中每遇亥夜則蟲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嘗親見之

按畜蠱不獨江南亦不止移於滇中南省苗蠻皆畜之今北方亦有能者山左尤多

宋史太祖紀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宋史竇貞固傳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饜闕及爲相因大吐有物類蜥蜴落銀盤中

按此知蠱毒害人有遠有遲不皆致死故可治也

宋史五行志建炎二年天雨紙錢於營中厚盈寸明日與金人戰城下敗績

按明史稿五行志從宋史例謂天雨紙錢爲金之妖主旱主訛言不知妖人放蠱其術宜晴即用此以反風止雨故多旱民間驚恐故多訛言光緒三年亢旱

喧傳妖人剪髮每遂欲再往往落下紙錢即止或於雨後拾得之大如車輪小如鵞眼避病蠱者投以敗鼓皮於亥時問之自云以紙錢爲寶及擒獲紙人果挾紙錢故知之

元史韓林兒欒城人也以白蓮教燒香惑衆其父名山童與潁州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謀起兵官捕山童殺之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聚衆十餘萬據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兵來伐敗走安豐明祖挾還金陵三年殂

按此則白蓮教之名元時已著與山童同時又有僧瑩玉以妖術與徐壽輝鄒普勝倪文俊等作亂

通鑑明永樂十八年三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討平之賽兒自稱佛母知成敗得石函中妖書寶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運致

按古今以妖術惑衆者每云知成敗能禍福人如置盆照水即見人禍福事成敗之類皆詐也蓋謂人將有禍即以蠱禍之禍果至謂已能轉禍為福即呼蠱

夫禍果已謂人事有成即以蠱成之謂人事必敗即以蠱敗之至於遲致財物即蠱盜之術也役使鬼神即隱形之法也嗚呼教匪以妖術愚人終歸於敗而不知已爲天下之至愚也吾願世人皆知其愚不爲脅從教匪且自悔其愚而不爲禍首矣

明大事記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居翦楷爲兵以駭衆民間多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字以厭之

按此符已載字典

通鑑輯覽天啟二年五月山東白蓮教徐鴻儒作亂

鴻儒鉅野人遷鄆城萬歷末以白蓮教惑衆深州王森云得狐傳以狐尾招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其子好賢有異志結徐鴻儒鴻儒敗森走薊州又挈家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

按蠱毒亦香王森自云得狐傳養狐故智也嘗消初中蠱者取出未及消化之毒丸聞有異香如鴉片烟故知之

刑律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造畜者財產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安置若以蠱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坐告獲者官給賞銀二十兩

按蠱律甚嚴而世人不察宜乎蠱毒之盛行也律例輯註云蠱甚多有蛇蠱蝎蠱小兒蠱金蠶蠱等名以蠱毒人刻期必死有期在數年之後者惟金蠶最毒洗寃錄云蠱能隱形似鬼神其毒不一皆變亂元氣

金蠶一名食錦蟲屈如指環食故緋帛錦如蠶之食葉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人即死蠶得所欲則日置他財使人暴富然遣之極難水火兵刃都不能害必倍其所致金銀錦物置蠶於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又有藥思蠱狀似竈雞蟲如蠶豆大能變幻作小孩形遣嫁之法彷彿金蠶此外又有十二時蠱出南海如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至於牛皮蠱犁頭蟲石

頭蠱蓆篾蠱針蠱鼠蠱蝦蟇蠱泥鰍蠱癲蠱腫蠱疳蠱以毒物合成之蠱種類尤繁難以枚舉或謂之放害神亦謂挑生毒蠱爲鬼毒故或謂之蟲鬼苗人多能之故又謂之猫鬼干寶即謂之爲鬼亦宜然則白蓮教之紙人紙馬實藉人之元氣以養成但目爲妖術猶泛也直謂之紙人蠱焉可也

避蠱

山海經南山經青邱之山有獸如狐而九尾食者不蠱

註不蠱令人不逢妖邪之類或曰蠱蠱毒

按蠱亦妖邪也非兩義

嵩谿纖志蠱祟有神夜出攝死者之魂光如曳彗流入人家當知防禦畜蠱之家其居必潔覺之爲文字坐則其蠱不靈

易簡方如入蠱鄉飲食潛於初下筯時收藏一片在手儘

食無妨少頃却將所藏之物埋於人行十字路下則蠱反向其家作鬧或食時讓主人先下筯或明問主人云莫有蠱否以筯築桌而後食則蠱不能為害

按以筯築桌呪曰恭請神降臨唵嘛呢叭吽則蠱不為害此呪並載瘟疫彙編極簡便畜蠱者多供瘟神避蠱與避瘟固無殊也

驗方新編將食時自帶大蒜食有蠱必當塲吐出不吐則死主人畏累則不敢下蠱又孛薺不拘多少曬乾為末每

早空心白湯調下二錢入蠱家無害此神方也

按良醫治未病不治已病故備載避蠱諸方然此皆避飲食之蠱今之放蠱奇妙莫測古則人入蠱家方能爲害今則蠱入人家即能爲害但依古方無濟也或用庚蒿懸之庭戶或用朱砂雄黃預知于大劑佩之衣襟綳之枕中或擇執日除日用避瘟丹於室內爇之惟帶薄荷油一瓶最爲捷便尤不如保養精神以固元氣爲避蠱要術也至於符呪本於攻說非誠

不靈胡文忠公云思之思之思之金石可開鬼神可通此乃誠字眞訣也然非人人所能且世間符咒傳抄多訛亦欠雅馴故不詳載

驗蠱

夏子益奇疾方云人頭面上有光他人手近之如火熾者此中蠱也

按金蠶飛行有光凡蠱皆然即今世之紙人飛行亦往往放光

東醫寶鑑令病人朝起取井華水唾水中唾如柱脚直下沈者是蠱浮者非蠱入蠱鄉見人家門限屋梁無灰塵蛛網者必畜蠱遇飲食以犀角攪之白沫竦起者是蠱也又

煮一雞卵去皮日夕含口中勿令破夜吐出着露中朝看
色大青者是蠱也

按室中潔淨乃蠱死之鬼爲之拂拭此驗畜蠱之法
非所論於中蠱之家也

醫書滙參令病者含黑豆豆脹皮脫者是蠱食白礬不酸
澁者是蠱

驗方新編一覺腹不快即以生黃豆或生綠豆食之入口
不腥者中蠱也又以炙甘草一寸嚼之嚥汁若中蠱者隨

即此出不吐出者非蠱或煮一雞蛋揷銀器於內含入口約一時許取出蛋銀俱黑者即是蠱也

按中蠱頂心有紅髮疔毒有紅髮猘狗傷有紅髮亦一驗也宜拔去之凡驗法俱宜勿令病者知知則不應久病往往不應蓋由病者旁觀竊聽若爲不知而實已知之也

蠱證

千金方凡中蠱心悶腹痛面目青黃或吐唾鮮血或下膿血或大便黑如漆或堅或薄或微赤病人所食之物皆化爲蟲侵蝕臟腑盡則死急者倉猝緩者延引歲月死後病氣流注染着旁人謂之蠱疰

東醫寶鑑中蠱者面色青黃是蛇蠱面色赤黃是蜥蜴蠱面色青白腹內脹滿吐出成科斗形者是蝦蟆蠱面色多青吐出成蜣螂形者是蜣螂蠱

醫書滙參中蠱毒心腹絞痛如有物嚙或吐下血如爛肉或好臥暗室不欲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嗔乍喜或四肢沉重百節痠疼或乍寒乍熱身體習習如痺胸中滿悶或頭痛或吐逆不定或咽中如茅刺甚者十指俱黑

驗方新編凡中生蛇蠱腹痛吐瀉皮內有物堅實夜臥以手按之則腹內有物跳動心煩涎溢得食肉則止或移入脇下或跳心上時有時無年深作咬則通身發熱如有髮刺蟻咬夜悶更甚其蛇無形亦無數此乃蠱家之外蛇從

風而至者也中陰蛇蠱吐瀉腹脹口腥一目常赤頭面上筋起如蟲行蚓行或耳鼻內如蟲行服解毒藥毒重則黃黑輕則糞藍兼癲蠱則人多昏憒兼腫蠱則一耳常塞一耳少厚中癲蠱心昏頭眩笑罵無常或飲酒毒發忿怒凶狠不可制中腫蠱腹大肚鳴未服藥如在臟外鳴服解藥則在臟內鳴疳蠱者匪人謂之放蛋又謂之放蜂端午日取各樣毒蟲頭髮等物研末其人常刻一小五瘟神卽以毒末供之每借飲食害人亦有放在路上踏着則飛入人

身粘於臟腑毒氣上衝則耳鼻內如有蟲行日久靜坐髮
內如有蟻咬以手搓之則無或夜臥面上如蝨行口角如
髮纏或肉忽跳動一手一足麻極未有不疑為風證者也
蓋毒氣行於周身到處即如蟲咬非真蟲也毒入既深周
身如蟲行頂心髮涼極如有蟲出入肉內此時蠱家所毒
之寃魂與其陰蛇陰蠱隨而附之病者如聞飛集之聲旁
人不聞當風更甚周身如麻布通風或唇掀或手足指扯
開加以聞香則面起紫泡逆見白濁蟲生於內則真有蟲

矣中害神則額焦口腥神昏性躁目見邪鬼形耳聞邪鬼聲如犯大罪如見惡役持練來捕如有健卒持刀追趕常思自盡皆其證也

按近時人心愈薄爲術愈巧則放蠱愈奇教匪翦紙爲人即用以放蠱各帶毒物而羊毛席莢爲最要飛行變化潛入人家乘虛爲害或因人飲食隨其呼吸而入或從耳鼻入或從毛孔入不盡翦髮打印也旣入人身據爲巢穴一切毒物以類相聚教匪家之紙

人亦相引而來或伏經絡或伏臟腑或伏膏肓問其所苦與中蠱一轍更多怪異或門窗無故自開或器皿無故自動或衣服無故翻轉或財物無故聚散或食少甚至三四十日不食以蠱鬼與之食也或食多一人兼數人之食以蠱鬼代其食也怪怪奇奇莫可殫述且各因病者性之所近變證百出不止時哭時笑一例瘋癲也毒既大發卽不欲生或自戕或投井而自縊者尤多所以太平御覽蟲部有縊女之名也

蠱脈

東醫寶鑑凡中蠱毒脈脈類釵股又脈脖洪而疾者生微細者死洪大而遲者生微細而數者死

驗方新編中蠱之脈多係陽分盛蓋蠱家毒物皆於端午日製之乘陽氣極盛之時以製蠱故中其毒者脈皆强旺所以利用涼清之劑也迨至六脈和平則愈矣

按此皆論其初病之脈日久則變故診蠱必察其平素之元氣盛衰當時之毒氣輕重中蠱之爲時久暫

方爲定論

治蠱

鐵圍山叢談金蠶毒始黔中及湖廣閩粤多有嘗見福清縣有訟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牆罅必擒出之果然

本草綱目人中蠱毒欲知蠱主姓名取敗鼓皮焙焦為末調服一錢酒引尤妙須臾病人自呼蠱主姓名令取蠱去即愈又白蘘荷葉密安病人臥席下病者自呼蠱主姓名

凡用此勿令病者知知之則不效

按敗鼓皮久服最妙不但能呼蠱主姓名韓文公云敗鼓之皮醫師之良也夫兩軍對壘一鼓作氣而援桴者之精神注於鼓皮皆合震動之義故爲敺蠱良藥柳柳州種白蘘荷詩云庶氏有嘉草攻禬事久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本草云葉似甘蕉根似薑可以爲葅南北皆有之詎能治蠱余臆是俗名地瘤之類未敢自信徧詢無知者錄之以俟博識

嵩谿織志有中蠱而臥病者燒病人所臥之蓆則病者能自言下蠱爲何人

范石湖集蠱毒在上則服升麻以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以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

按此方治初病極效藥必用至兩許輕則無濟陳修園謂鬱金爲藥中惡劣下品庸醫每喜用之不知鬱金實爲治蠱要藥謂人爲庸適自形其庸已

驗方新編初中蠱在膈上者用歸魂散吐之白礬建茶各

一兩爲細末每服五錢新汲水調下頓服一時久當吐出各色毒物用火焚之則反着放蠱之人死矣

按此說甚奇然多驗所謂害人如害己也

東坡雄黃丸治蠱毒雄黃明礬各等分端午合研細溶黃蠟和丸梧子大每服七丸默念藥王菩薩七遍或云藥王萬福白湯送下

按蠱爲熱毒不宜用熱藥巴豆尤不可用亦不宜輕用補藥惟以散毒殺蟲安神驅鬼爲要散毒如藁本

升麻紫蘇薄荷菊花白芷之類殺蟲如雄黃朱砂白礬鬱金菖蒲金銀花預知子訶子雷丸之類安神如黃精百合沙參茯神降香犀角之類驅鬼如庚青蒿山甲珠鬼箭鬼臼之類初中毒宜吐如胡荾大蒜土常山馬兜鈴之類行旅倉卒頭垢吐蠱尤捷日久不愈或悞服他藥以致變證歧出則治藥非治蠱矣或元氣不支不得不加補藥以扶正除邪參芪歸芍勢在必須則善後之事也但此證最為纏綿難解前人

云蠱毒入心如油入麵終身擺脫不去不治固多死
傷治之雖難或不至死人之壽夭各有定數妖人實
不能操其算也常譬人如樹樹有空虛之處蟲蟻入
而居之或去或留不過添一病處而於樹之生死無
關也世人勿畏其難斯蠱可毆矣

光緒三年傳抄藥方藁本銀花朱砂訶子獨頭蒜

按此方用意極妙藁本能治百六十種鬼風毒疰故
以爲君大蒜最能殺蠱故以爲使不著分兩以備覛

毒之輕重加減中毒重者藥必用至兩許方效惜世人用不過錢一杯水烏能救一車薪之火哉嘗製一方黃精百合菖蒲銀花鬱金白礬降香山甲庚蒿茯神預知子敗鼓皮朱砂雄黃訶子肉因證加減名之曰鎮心敺蠱湯施以吐下之後毒仍不淨服此最妙中蠱日久爲痰血所裹鬼氣據爲巢穴非山甲不能直達病所也方中惟預知子庚青蒿最爲難得預知子一名聖知子出川中藥肆多未備青蒿到處有之

惟伏內庚日採者可以伏鬼肆中售者多雜蒿不堪用如無此藥去之亦可取效補藥中惟黃精能殺蟲仙家以爲芝草之類華佗傳名爲青麪別傳云一名地節一名黃芝其實即黃精也佗秘其術不輕示人故鮮知者宜其卒以買禍也治蠱用雷火桃木針亦妙或按穴或隨其患處針之呪載景岳全書但易其百病消除萬病消滅爲針蠱蠱死針鬼鬼絕即是切題佳文用蘄艾隔蒜灸之亦妙宜灸鬼哭穴及乳後

三寸肺俞三里均百壯而膏肓尤爲要穴孫眞人云醫緩未諳此穴故晉侯之病不治如得此穴隔蒜灸之或百壯或五百壯二豎子不難敺也余仿此兼取蠱以治蠱之義以絳囊尺餘貫以雄黃築堅縛緊按膏肓穴震之或隨其患處震之數計十萬時須年月震動周身蠱不能居亦良法也針十三鬼穴亦妙但鬼藏一穴男在會陰女在玉門頭爲溺孔之上端與男不同故全穴施針最難余易以薄荷油點法較捷

且病家自能爲之薄荷油藥力猛烈最能殺蟲透入肌膚無微不入故宜序點之取效極速隨其患處點之亦可又不獨按穴乃神也灸灼成瘡點之更妙古人用薄荷水遜此遠矣或用殺蟲諸藥加透骨草拌麩和醋抄鍋炒熱布包更換隨處熨之亦效又羊毛瘟古無此證至明萬歷間始有之用蕎麥麵搓之羊毛自落說見瘟疫彙編寄園寄所寄俟讀

御纂醫宗金鑑中備載羊毛疔一證謂肺主皮毛風寒入內

鬱而為熱清虛之府變為穢濁之區而毛其生矣有五色者有長至丈者治法投以五味消毒飲即用青布包雄黃末蘸熱燒酒擦前後心先擦大圈後擦小圈擦前心則羊毛奔至後心擦後心則奔至前心反覆擦之羊毛乃出掘坑埋之敬按此法屢試屢驗其證頭痛發熱心煩欲吐昏迷不省人事甚至牙關緊閉不必皆有紅黑斑點也且有擦出各色雜物者不獨羊毛也蠱之性如蟻凡物皆拖入人身徧塞經絡

以及臟腑非治之不出也或云羊毛何以能奔不知此奔字形容盡致葢羊毛乃毒氣化生見藥知避奔行最速引伸其義不獨奔前奔後即上下左右無處不奔而施治之法亦可無處不搽之也近世妖人合成蠱毒多以羊毛裹之蓋羊毛有毒即羊過水有人蹚之過者必中毒作癢可知也且凡毒物皆奔又不獨羊毛也當此蠱毒盛行隨風變幻人感風邪毒以類化非蠱而亦可以治蠱之法施之是蠱而亦可以

治羊毛疔之法施之也且無論內治外治必力足而後效如灸擦搓熨諸法病者云心煩即是中病切勿遽止致令蟲覺再施不靈也

蠱案

嘗治一人被剪髮一縷當時撲獲紙人側形持刀焚之仍覺煩悶求診囑令口含黑豆一粒少頃皮自迸脫即以歸魂散吐之吐出羊毛爛紙等物兼有黑星子詳諦之乃蠱毒丸也或塊或片皆以羊毛團之復有麻繩寸許一頭結一頭散上粘乾蟲無數如小蛆因憶竇太史外科載造蠱一條云奸人於端午日取毒蟲精液合成針蠱針皆無孔即其親屬有願養蠱

者以毒入飲食中日久腹內生蟲居於心肺餂其臟腑苦楚難堪惟飲百沸湯少安迨其人死蟲從七竅出死者心肺如蜂房入火不焚取蟲陰乾合成毒蠱行以害人蠱入人腹得血即活蓋即此也遂投以解毒之品加以養正之方調理得愈

一人身被藍印自以穢布拭之其色已落仍覺未快復來求診余曰毒未除也囑令嘗白礬味甜不澁嚼甘草嚥汁有羊毛自喉間迎出遂以甘草三兩生薑

四兩濃煎服之外以避瘟丹燻之毒解神清而愈
一八被割衣襟一縷當時撲獲紙人一箇來求醫與
以胆礬二錢茶水冷服吐之吐出紙毬十餘枚拾置
新磚上俟半乾展視之皆紙人也蓋紙人飛則展開
落則團伏各帶羊毛席篾有挾紙錢者病仍未減至
晚爲灸鬼哭穴縛定病者兩大手指去甲分許騎縫
隔蒜灸之病者欲哭終灼之即頓醒覺耳中熱氣㲼
湧有物飛出直撲窗間幸窗間施以重簾塗以雄黃

懸以庚蒿不得即出撲獲之乃以血點紙僧高五寸許血爲活色凡人之血點於紙上淡則黃濃則黑不能如此鮮紅也另有紙劍一枚血點七星紙胡蘆兩箇以髮繫之內有沙土一撮麈尾一柄以羊毛爲之隨即拘入瓶中鎮以雄黃蠟紙封口俟夜靜於十字路口掘深坑埋之取車馬往來震以治蠱之義而病仍未減余曰毒未盡也再灸乳後三寸穴百壯通身大汗沙土羊毛隨之以出脇下又出爛紙一團隨見

紅紫斑點一片余曰毒深矣聞之紙人有雄有雌其必有雌伏乎為製敗鼓皮三錢以酒為引夜間自呼其名為白蓮教某人之妻久挾妖術害人曾經官捕無左證未離法網不幸敗死於此悔無及矣再治之更獲一女象紙人而愈如其言密訪之果然

一小兒尚未留髮頭上似有燒痕一片即覺昏迷來求診余曰是亦中蠱也內服解藥外以菖蒲雄黃大蒜重劑煎湯洗之身上迸出麻繩寸許者無數不即

毀之轉瞬遂沓此兒今已成人矣

一人被截髮求診與以解毒之方并囑以青布包雄黃末加山甲皂角末醮熱燒酒擦之擦出羊毛無數耳目中皆有羊毛團迸出再灸乳後三寸穴即有小蟲彎環色如薑汁從毛孔出又有如鼻涕成條者乃大蟲已死其皮殼從大便出其精液仍從毛孔出故如鼻涕也蟲形彎環故知其毒中有金蠶蠱形以類成也再爲灸之被截髮端出膿而愈

一人被剪髮家多怪異嘗見巨蛇即之則杳因來求診囑令先服敗鼓皮一日病者腿上腫起如桃以薄荷油點之病者大言曰汝漢教甚是利害竟能制我復與雄黃酒擦法擦出火石碎塊無數守者以紙包之持求余驗行至滋河灘中遂隔紙飛去止留一塊其家求醫不誠無從深治至今其人無恙癡呆而已

蓋毒蠱已結巢穴伏而不動故似無恙也

一人煩悶似中毒求診余曰可治病者忽大言曰汝

不能制我余笑應之曰孽蟲何敢乃爾即汝等教主我亦能制之余即舉手作欲擊狀病者覺心中如有石墜霍然頓醒問及前言乃茫然噣令以薄荷油點十三鬼穴并點巨闕乳後三寸肺俞膏肓諸穴點訖且加紅靈丹等物雜治之病者復昏不知人又大言曰我去我去汝不放我奈何又加點之從衣襟下獲一紙人而愈

一山西賈人十五六歲在北蘇鎮獨見一乞丐逼近

已身急趨避之赶至厨內强以羊毛塞口中遂病來求診囑令先服敗鼓皮至晚自呼爲晉州人其主人胆小因而不治

一人未經剪髮一日自來求診問所苦則常行入井不須人救昏迷之中仍出井外再問之則口中常吐麻團腹中覺有病塊余知其元氣未衰不至諱疾易治也與以解蠱之方十數劑而愈

一人被割猴底初不知也病作求診詢其由乃知之

與升麻一兩吐出磚瓦灰土碎塊無數再吐葱鬚一團因憶方書所載一人脇下腫起如桃服升麻瀉葱一株根鬚全具即此類也復爲灸膏肓百壯後有一物飛撲窗隙礙簾而止獲之乃紙人其形短小精悍血點雙目甚工如法拘之至晚病者覺枕中有異拆而視之搜得紙毯如豆二三枚展之皆紙人也夜間又覺有物飛起上觸承塵簌簌然至曉爲余詠之遂授以燻藥嚴閉門窗施以重簾燻久之啟扉搜撿於

鼠穴中得紙人無數皆死矣病者遂愈每獲紙人以雄黃絳囊震之呪曰震天天開震地地裂震蠱蠱死震鬼鬼絕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往往見血震之無血故知其死

一人見門首有募化者云濟南僧施以米謂之曰近來妖幻甚多汝等異服人宜遠避僧作指點而去歸卽病作求余診投以解藥病者夢見紅襆僧來乞食隨閉戶以禦之醒言其異余曰元氣已固邪不能侵

試搜之牀下得一紙僧血點雙足宛然如所夢按法治之得痊故凡雲遊僧道醫卜星相來路不明之人均宜嚴防作怪而詐稱逃荒者尤屬可惡是則爲民上者之責也良醫不得過而問之

一人病蠱屢治屢效一夜忽大言曰我十八名高第弟子盡敗於此特來相會病家急延余至叱之曰汝來亦無能爲也將擒汝矣倏有一物將燈撲滅勢欲遁觸窗櫺鏗然其聲甚厲適持燭至見一紙人高尺

餘倚窗而立血點雙睛眈眈視人如法拘之病者從此遂安俗傳白蓮教翦紙為人一寸變象一尺一尺即變一丈此物變象殊覺駭然

一秀才為人訓蒙師適游學者出取茶飲之覺有沙土入咽遂生煩悶其主人用我法以石榴皮煎濃湯令頓服之得吐而愈迨詢其主人見異物否曰吐一毡片已棄之矣余笑曰非毡片乃紙人所挾羊毛也其毒恐未淨後復詢之云一腿常攊捘之作沙土聲

囑以常服解毒之藥即愈矣今未知何如

一小兒常見室中有烏覓之不得問於余囑令門窗悉罩以網復以庚蒿燻之倏有物飛起挂網而止乃一紙鳥撕紙作翅捻紙作頸紙尖作喙血點作目燈烟作色以烈火焚之遂寂然蓋庚蒿可爲燻藥亦可單服能療奇疾而於財無損最宜貧者

一人病蠱授以解藥服之之日人夢見二豎子雄雌各一旁一豎子稱之爲哥嫂云此處不可居矣盍歸乎

遂撿其家具以袋裝之將去其雌語病者曰君此人情頗洽今去盍相送病者許之行至外室畏余不敢從戶出擬從窗間出病者曰我不能其雌曰試爲之上攀窗櫺於袋中取刀一柄割窗紙如矩上下左右皆隔空爲之伸足即出病者從之微覺窗櫺有刺傷脇下送至大門不敢出繞至別院始得出路遇村人往來皆識之至村口其雌曰請勿遠送宜速歸歸而遂醒脇下猶作痛也以爲異爲余述之余曰蠱眞去

矣試驗之窗紙果有裂痕如矩式槅果有芒刺槅上紙且有瓜痕宛然如所夢詢之村人所見皆實次日病者聽屋上蹝然有足音訴於余曰須防之至晚病者復迷即以薄荷油點之點至肋下病者作哀求狀曰我誤信伯父言學白蓮教害人已隨哥嫂去失一胡蘆寶物也不忍舍之來取竟被擒頭痛不可忍其死於此乎聆其音似冀州人兼京腔隨獲一紙人頭腦皆裂猶帶薄荷油味云

一人病蠱服敗鼓皮聞二豎子相語如在棋上下者一呼曰去去一答曰否否爲余訴之余曰藥力不及也加其劑適值雷作從病者上星震落一紙人帶一丸羊毛裹之嗅之有異香上星即鬼信也蠱伏此穴往來與衆蠱報信至夜半病者恍惚中見一巨人背負一小兒曰去去病者心知其異遂强起力撲之果獲紙人如所見猶嘖嘖作聲并如法毀之

一人倏見一被髪人貌極凶惡覺不快求診援以爊

剳果獲之乃紙人女髮其被髮亦以紙褸爲之滿面血痕殊駭人目又見一小兒跳躍入病者耳中取出視之亦紙人病遂痊

一人病蠱内服解藥外用點法腿上忽然腫起欲成瘡余曰非瘡也再點之復以雷火針針之隨有物飛撲窗間旁一貓極肥壯躍而攫之獲一雀食之食訖復於窗隙爪探一物舉而嗅之奪視乃一紙毬展之人也血畫滿面象極凶悍乃悟貓能殺蠱故降之然

非壯不能此後病者仍覺心中蠕動囑以雄黃絳囊震其背迸出一巨蛹而愈按蛹能化蝶此證往往於室中見蝶如鬼祟即此物也亦有以紙翦成者華陀外傳治出針碁黃雀等物明是毒蠱乃秘不肯言終於無後世人復尤而效之何也

一病蠱者服敗鼓皮等藥見二豎獲其一乃夾亦人雌象側形極刁悍懷抱小兒以針綴之一手以針爲指以絳囊震之頭裂血出復震之胸裂心出審視乃

以芝麻一粒爲之猶帶血也加其劑用黄酒引至夜靜問之自呼爲某處人某名自某年來甚悉又云在廟後住或在樓上余曰心爲神廟心包也樓髑髏也加引經藥再飲之次日病者覺有物入袖中刺脇下作痛取出之亦一夾布人雄象以針作折震之亦見血因憶三冈識畧載明季南方有紙狐夜入人家抓小兒撲獲之乃以針爲爪亦此物也再加劑且灸之病者變聲大言曰我傻誤聽哥嫂言學白蓮教欲得

好處致困於此悔無及問居何處曰太陽經閭帶何物曰點心一匣已食其半針一束以線縈之已失落數枚及獲之乃一藍葛布人遍身血點碎甆一包蟲所喜食也經人身真火煆煉置手中熱透手背有一針以紅線紉之并其餘針四十餘枚縛為一束拘之瓶中埋之十字路口病者遂安

一人病蠱覺膝蓋內有物旋轉如風輪夜之觸撥有聲起針隨落席簑一根針眼宛然至晚喉痛作以薄

荷油點之隨落一物詳諦乃合于白小蛆結成一團潔白如水角狀喉痛立止少頃膝蓋內復動余曰此內針不易及藥不易達有物未可猝獲囑令以藥熨之藥氣熏蒸易透熨之久病者曰內又旋轉甚急但我力不能支恐不得生余爲診之六脉和平曰無妨試忍之倏落一物病者霍然檢視乃一麵人身有血畫如法拘之病遂已

一人病蠱其家人見有白貓紅目竄入室內尋之杳

然余聞之曰是即所謂貓鬼也投以爔藥未獲次日病者恍惚中見一紅目白髮老者跳躍作吼聲驚以告余囑其家人多備藥物嚴閉門窗施以重簾塗以雄黃所備甫齊有物撲窗欲遁獲之乃以高粱稭去皮刻頊作人形以大針為兩臂上服白紙衫下服白布褌周身粘以極細白毛兩目皆赤急以絳囊裹之血即出病者曰又夢見一女子自云與人作妾夫已死當尋自盡持繩一條匆匆而去醒言其異余曰可

於室內覓之門上插庚蒿一束似懸一物卽之乃藍
葛布人以靑絲一縷作一套縊死矣復加敗鼓皮重
裲投之夜半自呼曰我是死者某人妻年同八十餘
歲世傳白蓮教來此已久今果敗死不足惜也問曰
汝何嫁一紅眼子曰我亦眇一目又問誰家一妾在
此尋自盡驚曰勿怪不見他是我家小婆子竟先我
死矣可嘆可嘆隨飛落一滑石猴食已過半乃小兒
耍物蠱盜之手者又一物飛出再覓之得一人亦以

束稭穰爲之以針作臂上服紙衫下服古銅色葛布緞帬果眇一目周身圍以白毛亦於門懸庚蒿上以白髮一縷作套自縊矣庚蒿可以伏鬼蓋死於其所伏也急解下以絳囊震之微見撲血蓋氣猶未絶也

俗傳白貓紅眼行踪如鬼者爲八狐子善搬運人家財物不知即是此物夫畜蠱本爲搬運起見但有主之蠱即爲畜蠱家置財無主之蠱亦爲病蠱家置財運衰則復搬去所謂蠱盜人家不安也前賢著錄多

謂隱形者爲狐魅紙人爲妖術實皆造蠱法也惟千年老狐始能隱形通人性工妖術故教匪往往詐稱得狐傳今之蠱害數倍於昔如謂狐也安得如許多狐散布閭閻蔓延天下哉此說可爲老狐鳴冤

一人病蠱家中多怪異且不和求法於余囑令合家忍耐勿忌諱勿忿爭復授以藥常服之間日以藥常燻之獲紙人千百竟平復此即所謂邪不侵正和氣致祥也或謂邪不侵正之說未確不知此乃要終言

之自古正人受害千百世後其冤可白善家中蠱數十年後其毒可毆如謂善家必不中蠱將何解於小人之害君子也害正方為邪此理固明明可見矣

一人病蠱嘗見有異禽入室飛行變幻求余診曰是亦蠱也李士材謂傳尸蟲能變禽獸形妖人造蠱兼用尸蟲即謂之傳尸也亦可囑令以藥燻之有鳥一雙飛撲窗間觸簾而止獲之乃血點紙凫也一雄一雌再服毆蠱之劑從頂心飛出一眞瓦雀見血少許

又獲一雄雞以夾紙爲之內夾紅絨久冠以餘絨垂之至末作尾震之血出無論物之眞假紙人皆能拔之以入人身服藥力足加以燻之則邪氣漸衰設法可獲否則飛行最速變化最奇即夜壁密室亦不能禁未易擒也

一人病蠱室中窗紙多孔詳諦之有出入痕囑令嚴防以藥鎮之乃知紙人紙鳥往來所經復燻之隨獲紙雞等物而愈

一人中蠱掌中嘗覺蠕動求余診審囑其家長詳以戒尺責之拆縫中打落紙毬數枚展之皆人也爲灸鬼窟逾百壯覺手背作癢墜一物亦似紙團色微黑展之蠶形頭尾相接屈如環故知爲金蠶毒所化此後凡蠕動處灸之卽出不便灸者易以雷火針皆能取出貓喜食之

一人中蠱身上衣服無故翻轉且往往有火光余曰是易治也投以解藥隨獲紙人而愈

一人病蠱治已愈矣惟室中未淨復以藥燻之倏有物飛起粘於窗隙摘而視之乃一紙包內有紙人皆雙髻并有紙錢紙瓶紙剪紙圈紙胡蘆紙腰子并羊毛桴炭各色雜物如法毀之室中遂安

一人坐牀上倏若有人推之下問於余囑令燻之隨獲一紙人復於牀上懸帳折疊中獲一紙包內有羊毛桴炭等物遂寂然

一家患蠱其長者至夜不寐束衣執劍秉燭危坐更

深時屋上足音趯然者三郎聞內室窗紙作裂帛聲急趨視之窗紙已破猶帶濕痕再聽寂然次日又聞夾壁內如飛鳥撲跌聲求法於余密囑多備煙藥隨以火盆入夾壁加藥於上將壁扉四圍封固中留一隙竊聽之內作往來趨走聲甚繁旋有一物推扉作響探頭出即獲之乃紙人高尺餘血點耳目手足以法拘之囑令將壁扉中隙并封完固約三日後再啟之如期開扉細檢紙人死者甚多一磁壺聞之有尸

臭揭而視之紙人爲藥氣所迫相偕遁壺中已盡化爲血水矣其家遂安至今子孫繁盛

一家突遇山東逃荒婦人頭裹藍巾持其家人之手以一手拍頂心誇曰好好卽去次日其家人忽仆問之似癲延余友診之友歸謂余曰是蠱也我不能治君盍招其父兄而授之法其父亦余好友也遂授以吐蠱法服藥至夜半大吐吐出紙團數十枚其父用草墩蓋之意至晨再毀比曉啟視已盡飛去至午病

者在院中乘凉忽來一紙人翦髮一縷騰空飛起衆
人仰視皆束手至晚病者方食驚曰飰中有髮一縷
已下咽矣來問方余授以雄黃酒擦法從前心擦出
髮一縷即原物也再授以敗鼓皮服之病者閗二豎
子相語一山東音如在村外遙呼曰宜去矣一答曰
即去其兄爲余述之曰蠱易腹矣授以解藥重劑囑
其兄守之必見異物詢有熱氣從耳鼻中坌出即其
候也速擒之勿令逃遁時酷暑其兄畏熱未施重簾

病者曰熱氣出矣一烏從鼻中飛起穿窗而去病遂
愈
一時喧傳妖人用五色印人家竈神殆遍余曰是即
所謂惑亂人心也有求方者授以燻法隨獲紙人各
帶紙袋內裝紅綠各種顏料木刀一柄紙人即以此
刀蘸色印之旋復寂然
一婦人每覺寒噤頂心即生紅髮一縷其色甚鮮拔
落復出一日其母持紅髮來求診旁觀驚駭皆遠避

余即授以攻藥狂發其母不能制遂囑令常服煛鼓

皮發數年愈

一婦人其夫墜崖死因改嫁忽見其前夫來作鬧合

家不安其後夫求法於余授以熏藥其前夫求去且

索飲食其後夫以酒食送之村外爲余述之余曰未

可信也後果復至又授以擦法病者自呼不可支矣

燈忽滅其夫取燈復擦而病者已蘇語其夫曰勿徒

費事恍惚中已見眾豎子共扶一物周身皆足從窗

中出再擦亦無益也其夫遂止而病者仍覺不快余授以鬱金一兩方連服三劑下物如漆如靛如車轄脂中有紙包滑稽升許從此遂安

一中蟲嘗覺肩背如有物壓求診授以繹囊震之屢獲紙人猶未盡余曰世俗有抓病法姑試之遂從其肩背上用力抓之病者喜曰已抓出矣啟衣視之乃紙一張方尺餘遂愈

一時驚傳妖人截髮獲鹿縣有被災者當時捕獲一

僞僧背黃袱中有紙物送縣究治適某公署理到任仁人也研訊之不服刑之當堂呼其師曰許救我今遭難曷弗來次日復重刑之遂詈其師曰許救我今不來欺我乎痛罵之公曰此眞口供也月餘瘐死余嘗密稟某公十年內畿輔近地必有教匪滋事須預防之今復質之某公當謂余不謬也

一人從外村歸手攜金魚一瓶路遇一人不相識詰之曰汝身上衣衫何在自顧之已脫尙未知也遠望

之在前當路相距數十步後亦無恙因憶明季北略載都中人身上衣服往往被攝至西山頂挂樹杪即此類也蓋人之中毒與否以元氣之盛衰爲準不關乎善惡又不關乎老幼也明被害而不受毒者有之未被害而受毒深者有之是中毒與否亦不關乎翦髮也此毒蠱惑人之妙用也

一病蠱年久一膝臃腫如鶴內常翻動醫者皆謂鶴膝風而藥多不效余曰是蠱也授以雄黃菖蒲大蒜

重劑加白芷銀花之類洗之而愈仍覺未快再授以
擦法熨法間用之其毒物如針如錢暨羊毛席篾綫
頭布縷頭髮棗核之類悉遁入枕中盡搜毁之而終
未獲一紙人乃中毒日久結爲巢穴紙人伏於穴内
治之中病即送出各物以塞責如流賊敗走之沿路
棄金帛也病家亦往往見獲異物遂驚爲奇效而不
疑其毒未淨雖有良醫亦難强以再治故紙人終不
肯出

一賈姓家有停柩俗忌犯七屆期請鄉鄰夜間擊鼓鐃鈸齊鳴名爲救七至曉門外牆上及亡者妻頭上皆有血痕如潑來問余余曰汝村中數年前各家門口有雞爪血印即血蠱也今已震破無妨矣因此益知古人儺祭之禮爲敺蠱之要

一家並無翦髮等異有女孩纔九歲四十日不食一旦忽傷食大吐有肉片乾粉之類問之從何食此曰有兩婦人引我到外村赴席其家有樓閣富室也遍

訪鄉鄰日內並無作此食者其父士人也執劍叱之曰是何妖魅有何冤仇迷亂我家小兒女四圍斫之少息背後響聲甚厲如銅帽火復有磚瓦投至不傷人其父為余述之且求方余授以諸法雜治之一日病者言曰我去矣其父疑非實曰願焚香誓之如不去者雷擊死此後病者遂復食

一人嘗閉氣且思自盡繩索往往無因而至余授以擦法覺前心有芒刺擦出活蜘蛛一枚為余述之囑

令再搜室內見異物即如法毀之其家人搜之無所獲遂出留一守者悄室中暗揭去垂簾甫見明一物飛撲窗上守者急擒之乃一紙蝶巨如扇余索觀已焚之矣今世病蠱死者往往見蝶飛去俗傳所謂傳尸蛾者即此類也有眞蝶乃巨蛹所化蓋飛潛動植各物既入人身即能隨人之元氣變化生長就人之飲食以爲飲食如小兒科中蟲證或食土炭磚瓦碎甆等物人不爲怪而獨昧此何也

一鐵工在茶肆中倦臥倏有一縷黑風猝至驚起到家卽病頭痛發熱咳嗽吐黑痰如風色醫家治以中風不效來求余診余曰此卽所謂鬼風毒症也投以湯劑以藁本爲君解毒諸藥佐之數劑而愈

一木工妻夢中產一小兒寤卽不見嘗於夢中乳之驗其乳如眞病漸作爲余述之余曰是蠱作祟也與汝歐之授以解藥一劑而其兒瘦再劑而其兒死其妻猶哀憐之云遲數日其妻頭脹如蠱復爲治之病

迷痊

一叟年六十餘歲其妻自縊死鄰村演劇往觀之傍晚歸路遇一女子年及破瓜眇一目與偕行請之曰苟愛我當從汝答曰貌誠佳何眇一目女曰汝村成先生針壞一目至今猶恨之也成先生者羅莊人性忠厚學博品端嘗得異書工符咒毆鬼狐已隔世矣女與叟紅鞋一鉤約寸許納之袖中歸而玩之女郎至勸其自縊叟惑之每尋自盡其子孫邏守之一日

其第三媳爲蠱祓得紅䉶曰妖在是矣宜翁之欲死也以斧斫之投諸火傍晚入其室聲不祥其嫂趨視之見其姊伏牀上以帶紾其手束入肌裏猝不可解扶其首口中有物急探出之乃棉花葩抽一枚復有再抽之仍不能言詳諦之喉中仍有一葩探出之極長是兩枚幷爲一接處絕無痕始能言問之云入室見其夫怒視之隨昏仆他不記憶詢其棉花葩在門後瓦礶中蓋石板揭視之則散一把少四枚口中抽

出乃三枚其長者兩枚幷一也轉瞬即變幻如此非蠱毒不能矣日其家人以車載其媳來求診余望之若某診之脉數曰因驚致疾無妨也遂授以歐蟲安神之劑囑令常以藥渣熏室內幷可救其翁後果安其翁以善終因憶聊齋志異載遐香一則亦此類也第文人弄筆潤色過當遂致失實耳

一士人嘗應童子試甫畢即思自盡其父來求診曰此子乃繼母倘不測何以自解請爲治之余見其皮

膚餞疏毒易從表出授以外治諸法果治出各色毒物而愈旋赴郡試取第一遂入泮蓋瘦人腠理密毒易從裏出宜內治肥人腠理疏毒易從表出宜外治因是愈知毒蠱之不能禍福人也其家用一績麻者病咳每夜咳甚則室內無故拋磚擲瓦至晨常滿筐以手拾之輒麻木代求治并授以解藥而愈

一年老婦人倏覺有若貓者登牀上遂病每日恍惚中有人報信促其自縊來求診余曰是即所謂病貓

鬼也投以解蠱之方稍安其家富而慳於藥資余聞之曰彘深矣恐乘間竊發終難救也適值其子赴郡試遂縊死

一家書館內嘗見怪異一日先生歸散館鎖門及返封鎖如故而書籍皆失意謂盜也置之旋於井中得書數本怪之後數年復於閒室櫃中得之皆謂狐也余曰不然是蠱也試觀之又遲數年其學生已長父母俱存別無兄弟家道甚和忽於暗室挽繩作套伸

頸入套吐舌瞪目作自縊狀固未死也問之曰渠等教我如此余聞之語其姻家許以能治按其腹中有塊時上時下蓋即蠱之巢穴也調治半年而愈

一婦人無故自縊已救還矣但不能言必作聲如啞而滴水不能下咽諸醫束手勢將斃矣求救於余曰是爲鬼氣所縛也授以解蠱之劑其夫曰滴水不下咽奚能服藥余曰歸試服之飲藥少許閉口即下矣試之果然但腹中覺有病塊余曰蠱已入穴不易除

也但見其性情變常即投以解藥必不至縊死矣屢來求方至今無恙

一小兒登高一兒在下以竹竿承之戳傷其臂隔數日傷已無痕脇下忽腫起成瘡不出膿瘡內多布縷延女巫視之女巫不解乃詐曰前日某小兒以竹竿戳人者也其父母即向前小兒家作鬧共質於余因述驗方新編奇疾中瘡內出瓜果烏雀雜物以狗糞之白而乾者燻之出盡自愈名爲鬼祟實蠱毒也授

以治法其爭遂息近世婦人中蠱自盡因而興訟者多夫家往往破產爲之上者皆能照洗寃錄各法驗之以釋其疑爭者自已其功德詎可量哉
一人爲長者壽而祝以哭其家人怪之求余診曰六脈微細不可爲也卽治亦不過爲後人除害耳治出蠱蟲以千百計一日以豨囊震之噴出火光一道迫而視之乃枕中蕎麥皮也蓋人之靈氣通於枕中元氣旣衰則鬼氣來伏因而運入人身經眞火煆煉故

震之有光也侍者復見異禽巨蝶而未能撲獲可知用藥治病必藉人之元氣乃靈元氣衰不能助藥猶之乎藥力微不能治病也

一婦人十九歲風顛不省人事其家人以牛車來求診六脈不遲不數浮沈皆得元氣充實也援以殺蟲重劑病遂已一日覺鼻中有物呼人視之乃蠅從鼻出又覺耳中有物乃蜂從耳出時固未啟蟄也其家異之述於余復援以外治諸法一日覺目中蟜動出

一小虎以棉絨爲之跳躍而下捕之納玻璃瓶中又覺額上作癢跳下一小西洋狗黑白花項繫金鈴捕之未獲又覺脇下如針刺擒得之乃紙人紙馬也并拘入瓶中呼鄰鄰聚而觀之非馬乃獅子象猶顫動如生云次日晚有巨蝶五從門隙飛入撲瓶欲遁家人共以帚撲之瓶落蝶乃飛去遂掘坑埋之此後寂然病亦良已

一婦人年六十餘歲嘗見牀上有小兒手足重疊以

百數侍者亦往往見之來求診六脈皆實授以殺蟲重劑囑勿多服恐氣血衰不任攻伐也其甥觀其效擅取十餘帖服之竟愈

一婦人病狂其母家兄來省乃持刀作鬧其翁姑鎖之於室內少頃其遠鄰來呼曰快喚汝家風媳婦在我家作鬧多時矣封鎖如故不知其何以出也其家怪之以牛車載來求診六脈皆實遂以重劑投之得愈

一士人患鬼迷來求診日赤耳焦脉如釵股授以殺蠱之劑其親友嚇之曰必治汝矣病者懼傍晚病者欲臥已褪褌侍者進藥失病者徧覓不得跡至安平相距二百餘里轉瞬至着一破褌問之云一老人與以遮羞倏不見家人欲面謝遍訪無知者歸而再求診病者曰如强我服藥又去矣其家人懼而止因知俗言鬼𩥇亦中蠱也

一時驚傳妖翦雞翎是仍翦髮故智也預以雄黃朱

砂拌五色雜糧飼之當免蓋雞羽燒灰揚之可召天風黑狗皮燒灰揚之可止天風妖人或藉此以資呼風之術歟

溧陽縣某人路遇賣翦者以錢四文易一鋏翦喜甚歸而示其家人乃紙翦也余聞之曰徐觀其異其家必有中蠱者隔年餘倏失一媳徧覓不得訪至舍下囑令歸而求諸井必得之後果然

一士人家見逃荒者紛然入客庭談笑大作其家長

者急趨視之竟闃然訪之鄰佑並無見者急歸家而鬼已入腹矣然心終不惑遍求治法嘗見多人往來識其妖也力疾捕之後漸少聞余名來求診六脈如斂股是眞中蠱而年逾五十不易治暫以薄荷油點舌下其腹中有二豎相語一操蠻音曰汝出迎看如何一操北音曰我已出迎被傷歸遂飲泣爲針諸蠱穴撥針作響蓋蠱帶席筊等物伏於經絡針已及蠱蠱不能脫而人之氣血往來衝動故作響也旁有一

厨夫素習符呪願施治病者許之及作法二一豎乃大言曰汝法尚不及我奈我何厨夫懼而退余復授以解藥而去今聞病漸減爲人訓蒙師其病終將愈是即所謂邪不侵正者歟

一學生病瘟初愈元氣未復適聞余與江西黄姓妖人爲敵出而觀之遇妖婦以指點之歸家病復作其家未暇求診也迨妖人已伏逐出境隔數日矣始求診余曰中蠱矣何不早言令取去略爲施治怪異送

見病者欲飲其祖母爲取涼水方置几上而水已翻
潑其母瞥見牀下有黑犬病者即呼逐犬覓之已無
踪授以擦法擦出犬毛絲線等物納諸瓶中牙縫復
出一蟲如海參狀有四足其祖持以視余未及入門
轉瞬復飛去再診囑其家人曰元氣敗矣恐弗救一
旦氣絕脇下猶出犬毛無數死之狀與洗寃錄所載
悉符合家驚惶未暇埋其瓶棄水中至夜瓶仍還故
處問計於余囑令燬之乃安

近來蠱症甚多皆係舊病復發投以解藥無不效而巢穴既深根株難拔且病家類多柔懦不能自振現有一人睡至晨倏不見旋於隔鄰櫃中得之鄰不知也其象甚凶狠家人縛以求治授以咒下諸法約次日改方隔數日杳無音信聞其母不忍强令服藥蓋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故易爻以斡母之蠱爲難由此觀之溺愛者不能治其子之蠱懼內者不能治其妻之蠱均無足異也

光緒八年有妖人率衆詐稱逃荒衣服飲食皆奢侈無度僞造路票到各縣求用印信其男女頭目各帶小鏡一枚名曰卜財鏡到人家以傘笠遮人耳目以鏡照水即知財物所在遂以道法攝取以去人皆知其爲妖而失事者則閉目搖手諱匿不報官亦不能捕也一日余他往妖人適至閭即速歸呼家人檢點失銀若干錢票若干妖人因未入室銀封未動錢票在匣亦未開也妖人速行勢將遁余呼家衆鄉鄰共

追之不約而會者數千人擒還其僕從渾身刀瘢皆百戰餘孽詰以盜不服詰以放蠱即服甘以原贓奉還其婦女口供沿路害人暗帶銅砲洋鎗等械有閉眼沙能迷人目以冷水潠之即開并有退兵法咸謂贓賊俱獲且有實供宜送案究治稟已具矣縣主諭以省事為妙差飭出境縣主面稟府憲行知各縣不準給用印信百里內頗覺安靜稍遠則故智復萌矣余嘗論衣服襤褸沿街行乞者真難民也糾眾同行

如僧道惡化以逃難爲生意者非難民也身帶路票詐爲大言直入人家不顧羞恥乃藉逃荒以放蠱者是亂民也古今來始以放蠱害人繼以妖術聚衆不即治之因而釀成逆案者多矣初起時兵勇爲敵所駭猝不及防往往致敗曠日持久始得平之夫善用兵者平日登壇講授令兵勇曉然於妖術之不能成事紙兵之不能殺人呪禁鎗砲之不能持久一旦臨敵則嚴陣以待之出奇以撓之乘其懈以擊之賊勢

雖張軍心已定卽令呼風作霧走石揚沙暗有陰兵前有猛獸皆幻象也或用噴筒加藥以燻之或於營門礫狗以禦之主將身先士卒有進無退前隊如是後隊復然此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道也善用藥者亦宜於平日講明驅蠱之義令世人曉然於蠱毒之不能必人生死一旦臨證初則吐之繼則下之病久則和解之或針之或灸之或擦之或搓之或震之或熨之勿詫其異勿畏其難且一切治法俱宜勿令病

人知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也而蠱誠可畏矣然後知良將之用兵與良醫之用藥其理亦同也此錄成已付手民時有一中蠱者病作投以湯劑授以針法乃一雌蠱力不能支遁去次日病復作云老師到決不畏針針之果無益遂投以敗鼓皮重劑復授以灸法蠱懼灸乳後三寸至四十壯乃泣逾五十壯乃大哭問其籍貫曰深州人某村某姓名傳習白蓮教村中同教共幾家雌者乃女弟子名某孀居年

二十三歲不守貞節習此術因道力尚淺針之即敗歸而求援故隨之來問帶何物曰寶劍一枚灸至百壯加以震法即言腹痛欲裂腸已斷矣病者霍然云恍惚中見一人腹破腸出其雌納腸入腹負之以逃病遂痊

一人病蠱爲灸諸鬼穴獲二紙人一三頭相接狀若奇一飛撲簾隙擒還視之背欵一行字跡極劣云天下不敢治大言無忌可笑也

論蠱

明崇正時于公連斫紙人土木偶事蒲留仙但目爲妖術而不知即是毒蠱近時此類甚多世人膽氣不及于公故弗獲耳卜者設法嚇人以神其術冀酬重謝未必能死之也刀落斷裾茲止此耳至於矢能貫壁刀能斷石乃操觚者抑揚太過吾願世人皆勿畏其猙獰而不敢毆之也執卜者付有司而殺之當矣明巡撫韓公失飾金事留仙以爲神意在儆貪而不

知即是蠱盜之術盡韓公血氣既衰狡賊之黠者因而玩弄之其中蠱則在愛姬翦髮時也至於卜瞽入山署中王者皆妖人之幻象殆如海市蜃樓矣不然貪婪勝韓公者不少烏得如此王者而盡攫之哉某縣某公有廉稱會給妖人路票鈐印未幾調署他邑民感公之廉以車送之甫半途車自覆行囊封誌如故而失數百金余聞之曰某公氣衰中蠱矣果以風顚卒此事與韓公相類故並論之

聊齋志異白蓮教某已經捕獲解都路遇巨人吞其全家蕎末作未了語是明知爲幻術矣爾時兵士拔劍逐之巨人當應手而仆惜乎其未也

劉海石毆逐之妖確是蠱鬼盞中蠱拔出白毛則病減李士材治傳尸亦以紅巾覆手用乳香燒烟燻出白毛爲驗至謂海石爲仙敘述離奇絕不類蠱非傳聞之誤則留仙之用筆失之也

嘗論滕縣趙旺藏於徐鴻儒以至族滅而其女小二

乃以聰慧得脫至於紙鳶紙徧紙判皆白蓮故智特正用之故不覺其可憎耳吾願習白蓮教者勿羨趙旺之稱善人而以小二爲宗焉可也

魘媚之術不一或投以飲食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打架巴江南謂之扯架或謂之高脚騾子北方則曰拍花其在迷也男女多至數百口托詞販賣俗名術拐間有免者問之曰被迷時覺天地昏暗兩旁皆虎豹或皆江河只中間一綫路遂不覺隨之走也今

則改稱逃荒不必拐騙而其被禍更酷因憶秋坪新語載某兵部侍郎葉公之婿於康熙甲午年出門送客忽狂奔入內城見道旁水瀦入口即仆其僕追至以車載歸而辮髮已剪醒乃言曰初送客升車欲返見一人戴笠對之而笑心已無主渠復招手前行遂從之身兩旁皆肉紅色中只一綫路渺極瞥見道旁水飲之而仆其人來搶有一拄杖老人喝之遂不見據此兩旁皆虎豹或江河皆一類也剪髮甯有異術

乎

陸雲士嵩谿纖志廣南苗民其婦人能變爲羊夜出害人有能爲幻術易人骨肉者明時有幕客彷苗民易以木腿官究其事苗民懼各還其腿因憶袁子才記某軍門有裨將極驍勇倏失一腿懸榜募醫能治者賞千金一人以紙腿補之遂如初即此術也苗民善造蠱故能之

趙甯園云沅江土司善造蠱凡郡守蒞任例必設宴

迎風毒已入腹在任理事毒不即發但兩目變藍面色微黃類浮腫離任十月則闔門皆死宦遊南方者皆宜知此

又云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咒能於四十九日咒牛皮裂頭鐵如芥子藏於指甲對人彈之蠱已入腹復誦神咒則毒發腹脹而死土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咒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乃藥物還加於彼人也近時傳誦之咒亦

是此意但心不誠則不靈耳

又云永平縣一老嫗號蕭歪嘴有異術能解蠱以藥取吐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年逾五十者不治以氣血既衰不任吐藥也按此嫗無他謬巧即吐蠱法耳

萬歴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徧鬻於市倏不見未幾瘟疫大作死者甚衆一道人授法以凉水和蕎麥麪周身搓之應手可愈或謂此婦為散瘟而不知實為放蠱今之感此證者則余所謂毒以類化也

滇中有留人洞其人善造蠱俗傳山左賈人留洞中忽思家洞人許其歸尅期必返否則死歸語其妻其妻曰見伊家何所畜曰多畜鼠其妻曰是矣家有一貓殺而食之下鼠數升而愈此生蠱也吐之亦效

袁子才云畜蠱能糞金銀獲重利此說恐未確蓋蠱能攝取金銀不必能糞金銀也放蠱有光如電則凡蠱皆然至於朱依仁之頂上蝦蟆即生蟲蠱也以金針刺之可愈他如蔣生以周易撲獲紙人李侍郎之子

焦孝廉之妻鬼狐入腹儲公子之儿上弓鞋張孝廉之婢入鼠穴皆蠱類也

紀文達從兄懋園有朱漆籐枕買多年矣常聞有聲剖之一蜂飛出枕四圍無針芥隙文達以爲理不可曉不知此即蠱也余見蜂從耳出蛹從胸出一切雜物度其必不能入枕終從枕中搜出者多矣獨何異於此蜂乎如謂數旬不食何以存活則中蠱之人亦有數旬不食者矣又何異於此蜂乎

徐公景熹官福建鹽道時有清廉稱署中侯司常見火自內發扃鑰如故又竊翦其侍姬之髮文達謂此公氣衰山鬼作祟不知其實爲毒蠱也世人每云邪不侵正觀此則敢於侵正者乃所以爲邪歟

文達又云鬼在腹中余所聞見凡三事一爲雲南李編修衣山與腹中魅相唱和所謂因其性之所近也正一眞人劾治弗能遣竟風顛終身一爲宛平張鶴友之幕賓史某客入腹中一爲平湖尼有鬼在腹談

休咎此亦因其性之所近也或云狐媚或云夙寃不知皆中蠱也即云狐也亦狐蠱也眞人劾以符呪故不效投以殺蠱重劑即愈矣蓋用符譬如傳檄用藥譬如開仗賊勢盤踞未深主帥先聲奪人傳檄可定迨賊勢已熾必須札硬寨打死仗方能成功然不免玉石俱焚之慮李編修工詩蠱亦工詩邪正混淆合而爲一第用虛喝終屬無濟攻之太猛蠱去而元氣必傷如云爲後人除害非病家主持不可良醫不得

專之故眞人亦不能劾之也

紀文達之從舅善鳥銃嘗見小旋風裹一物火光熒熒舉銃中之乃禿筆一枝管上微有血漬明人小說載牛天錫供狀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魅余謂以點紙人之血點於筆管則爲筆蠱故能乘風放光也然則伏內庚日採取靑蒿卽能伏鬼理亦相同歟

文達云有人患狐祟延術士禁咒狐去而術士需索

無厭時遣木人紙虎之類作擾賂之暫止隔旬復然此亦造蠱法也以藥歐之當已

又云孺愛先生嘗見一蠅飛入人耳中爲祟能作人言惟病者聞之或云非蠅作魅乃魅化爲蠅不知此亦蠱也近時此證頗多按蠱治之無不立效又何疑乎凡說部中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勿詫其異勿畏其難而以藥毆之是在良醫之善悟耳

附錄

近時毒蠱盛行猘犬較多於昔其中毒亦不在咬傷之輕重有傷極重而不中毒者有僅傷衣襟而中毒深者頂心見有紅髮即拔去之其毒七日一翻頭痛發熱神氣昏迷每翻加重不急治之過期必死經驗良方詳錄於左

一方用枯礬四兩黃丹四兩胡椒男八十粒女七十粒共研細末以陳醋和藥作窩如釜隔紙七層覆肚臍上紙間

剪一小孔露臍病者男以左女以右手覆之加被取汗汗透即愈

一方用胡桃半枚挖作空殼以小兒糞塡滿覆患處隔薑一片灼艾灸之病者心慌即止改日再灸毒即入心亦能拔出

一方用防風七錢浮萍七錢貝鹿骨七錢傷頭用頭傷足用足或加杏仁銀花庚蒿雄黃之類或風證加減或以打死猘犬之棍頭作引尤妙此方可常服病愈乃止

一方用牛角一枚以麪七錢納入角尖以麪糊口於山炭火中燒灰存性取尖研細黃酒沖服汗透即愈

一方用蕎麥麵加淡豆豉末以水和勻蘸香油環搓患處或搓周身搓出犬毛爲度日日搓之毒淨自愈

以上諸方外治內治不妨並用治之得效亦無禁忌

尋常犬傷以熱牛糞塗之極妙即塗猘犬傷亦有愈者但不如汗灸服藥數方尤爲得力也

光緒丁丑民間有妖人翦髮之異燃犀道人直指爲蠱習者信之愚者昧焉燃犀素有膽識取法周官力除毒蠱閱歷旣深集成著錄爲醫家別闢奇境其折服黃姓妖人一事士林談及至今爲快前人未有謂紙兵爲蠱者玆經燃犀一言道破允足發千古未發之秘巨眼人當不以方書例之也三十六峯山人跋